

文学·人学

高尔基的创作及文艺思想论集



李辉凡 著

重庆出版社

WEN XUE
REN XUE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张世俊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李辉凡 著

文学·人学

——高尔基的创作及文艺思想论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 11.5 插页 4 字数 182 千
1993年6月第一版 1993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

ISBN7-5366-2188-4/I·408

定价: 4.90元

目次

高尔基——社会主义文学 的奠基人.....	(1)
列宁与高尔基.....	(13)
“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 ——高尔基早期革命浪漫 主义作品试论.....	(40)
高尔基早期现实主义短篇小 说.....	(71)
《底层》的思想艺术特色浅 析.....	(101)
《母亲》的主题思想刍议	(125)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赏析.....	(140)



我国高尔基文艺思想研究中 的几个问题.....	(155)
高尔基论文艺创作的 特 性.....	(178)
论高尔基的人道主义.....	(200)
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	(255)
高尔基的文学史观念.....	(293)
学习高尔基的戏剧创作和理 论.....	(317)
高尔基故居博物馆巡 礼.....	(337)
后记.....	(360)



高尔基

——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高尔基出生在俄国中部的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即现在的高尔基城）一个木工的家庭。四岁丧父后，跟随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高尔基从小在苦难中长大，只念过二年书，十岁开始走向“人间”。他当过学徒、饭馆跑堂、



搬运工人、守夜人、铁路司磅员、面包师等。1884年，他来到喀山，更广泛地接触了知识分子和贫民的生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靠自学读了许多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等以及普列汉诺夫的一些早期哲学和美学著作。1888年起，他开始了较长时期的流浪生涯。他不仅耳闻目染，而且亲自饱尝了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这对于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892年，高尔基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此后，他回到了诺夫戈罗德，开始专心一意地从事文学创作。这时他得到老作家柯罗连科的帮助，当了《萨马拉日报》新闻评述栏的编辑，写了不少杂文和小品。从1895年起，高尔基开始在俄国各种大型杂志上发表作品。1898年，他的第一个集子《特写与短篇小说集》出版，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俄国工人运动高涨的年代，工人罢工浪潮席卷全国。来自底层、深谙底层人民疾苦的高尔基，一进入文坛就能敏锐地揣摩出人民生活中刚刚开始跳动的新时代的脉搏，通过艺术形象喊出人民的心声。

高尔基的早期作品，从内容和风格上说，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品的

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世界和市侩的一切卑鄙齷齪，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人民群众新的政治上的觉醒，其题材大部分是底层人民的生活，主人公是沦落人、流浪汉，如短篇小说《契尔卡什》（1895）和《奥尔洛夫夫妇》（1897）等。这些作品中的人物虽有对正义事业的向往，却又带着个人反抗的局限性，还没有明确思想和目标。

在高尔基早期创作中，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类作品有：《马卡尔·楚德拉》、《少女与死神》、《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海燕》等。这些作品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的渴望，同时也是作家本人的革命理想主义的表现。《马卡尔·楚德拉》和《少女与死神》都写于1892年，是高尔基最早一组浪漫主义作品。作者通过自由与爱情的主题，颂扬人们酷爱自由的美德，号召他们起来反抗沙皇的黑暗统治，砸碎奴隶的枷锁，争做自由人。

《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发表于1895年。在《伊则吉尔老婆子》里，作者刻划了两个对立的形象：腊拉是一个“贪得无厌、又强壮、又残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的生活哲学是“保持一个完整的自己，不愿意分一点给别人”；另一个形象是丹柯，他是勇敢、正直的青年，同个人

主义者腊拉相反，他有一颗为人民献身的红心，当人民面临困难时，他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鹰之歌》里，作者也特意树立了两个对立的典型：鹰和蛇。鹰是革命者的形象，黄颌蛇则是自私、保守的市侩典型。鹰渴望改变现状，向往革命行动，认定生活就是战斗；黄颌蛇的人生哲学则是安于现状，满足于眼前的舒适生活，笃信宿命论：“不论飞也好，爬也好，结局只有一个，大家都要躺在地里，大家都要变作尘土”。高尔基就是这样通过鲜明的对比，使美好的东西显得更加美好，引起人们的向往，从而树立它们；使丑恶的东西显得更加丑恶，引起人们的憎恶，从而消灭它们。

20世纪初的俄国，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1901年，高尔基写出了著名诗篇《海燕》。这是一篇战斗的檄文，无产阶级革命的颂歌。高尔基怀着满腔的革命激情，以高亢的浪漫主义的格调，塑造了象征大智大勇的革命者的海燕的形象，预告革命风暴即将来临，鼓舞人们去迎接伟大的战斗。《海燕》受到革命导师列宁的热烈称赞。

1905年革命前夕，高尔基的创作转向了戏剧方面。在他看来，戏剧体裁能更迅速更深刻地反映时代的社会矛盾。从1901至1905年，高尔基

先后写出了《小市民》、《底层》、《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等许多重要的社会政治剧本。这些剧本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有的写先进工人的斗争，有的反映底层人民的痛苦，有的则表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空虚。《小市民》（1901）是一个四幕话剧，主要描写先进工人火车司机尼尔与庸俗的市侩别斯谢苗诺夫的冲突。别斯谢苗诺夫把养子尼尔看作是私有财产，是他支配和剥削的对象。尼尔却憎恶整个市侩世界。尼尔爱上了贫苦的缝衣女工波丽娅，而别斯谢苗诺夫却不许他们结婚，要尼尔另娶一个带有“一万陪嫁”的女人。尼尔坚决反对，愤然离开了这个市侩家庭。剧本中的尼尔是高尔基创作中第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形象。“谁劳动，谁就是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朴素而深刻的思想，作者通过尼尔的口第一次说了出来。《底层》（1902）也是高尔基早期的一个重要剧作。它通过对聚居在一个下等旅店里的一群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流浪汉的生活描写，反映俄国革命前劳苦大众的悲惨处境，从而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血泪的控诉，同时也对鲁卡式的虚伪的人道主义者进行了揭露。

《小市民》与《底层》的上演，在当时的俄国剧坛上大为轰动。它受到革命人民的热烈欢迎，

引起沙皇政府的极度不安。从这一点上也完全说明了高尔基的戏剧的迫切政治意义。

在高尔基的思想和创作发展的过程中，革命导师列宁直接的教育和帮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1901年起，高尔基就接近列宁的《火星报》，并成了《火星报》的热心的读者。正是在《火星报》的影响下，高尔基开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高尔基后来在回忆中写道：“真正的革命性，我是在布尔什维克那里，在列宁的文章里，在跟随列宁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演说和工作里感受到的。早在1903年我就‘附和’了他们。”

1905年是俄国历史上的转变时刻。这一年对高尔基的思想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高尔基目睹了一月九日沙皇政府对示威群众的血腥镇压，写了讨伐沙皇的《告全国公民及欧洲各国舆论界书》，后来又写了《一月九日》一文；在12月莫斯科工人武装起义的日子里，高尔基亲自为起义者筹划经费和武器，积极地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高尔基与列宁在彼得堡第一次会面。也是这同一个时期，列宁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为新的社会主义文学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06年，高尔基写出了两部最重要的作品《母亲》和《敌人》——标志着高尔基的创作达到了新高峰。

《母亲》描写19世纪末一个俄国普通工人的妻子尼洛芙娜的觉醒的故事。尼洛芙娜是在沙皇专制统治下身受政权、神权和夫权三重压迫，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在生活的残酷折磨下，她变得柔弱、温顺，遇事胆小、害怕。丈夫死后，儿子巴维尔参加了革命活动。尼洛芙娜在儿子及其同志们的影响和帮助下，终于慢慢地觉醒，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一名勇敢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母亲》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在这部小说中，高尔基塑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批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高尔基遵照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工人阶级为了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揭示了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运动中的组织领导作用，指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以及工农联盟对于革命的胜利具有多么伟大的意义。小说主人公巴维尔和尼洛芙娜的形象概括了20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优秀品质。他们有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有无限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忠于革命的高尚品德；他们无私无畏，迎着敌人的刺刀勇往直前，对反动阶级的监狱、法庭极端蔑视，完全以一个旧制度的审判者、新社会的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因此，尽管作品的结尾，革

命暂时失败了，但它给予读者的却是革命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心。列宁称赞《母亲》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指出它对于许多自发地参加革命的工人有“很大的益处”。

1905年的革命失败后，为了避免沙皇政府的迫害，党派高尔基出国。1906年，高尔基到了法国和美国，并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抨击美国和西欧的资本主义制度。1907年，高尔基与列宁一起在伦敦参加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以后，高尔基又与列宁并肩作战，对革命失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颓废、变节行为以及当时充斥于思想和文学界的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写出了《个性的毁灭》、《论犬儒主义》等许多战斗性很强的文章。

另一方面，在旅居意大利卡普里岛期间（1906—1913），高尔基由于工作关系，一度接近了波格丹诺夫召回派集团，受到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接受了造神说。这主要表现在他1908年写的中篇小说《忏悔》中。列宁对高尔基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热情的帮助，使他及时地认识了错误。这一段时期，高尔基虽有错误思想，但仍然写出了不少重要作品，如《奥库洛夫镇》（1909）、《夏天》（1909）、《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意大利

童话》(1911—1913)、《俄罗斯童话》(1912),以及稍后完成的自传体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人间》(1913—1916)。其中特别是《意大利童话》得到了列宁的极高评价。列宁称它是“革命的传单”。

由于高尔基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了国内火热的革命现实,1913年回国后,又住在旧京都彼得堡,一直处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因此在1917年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时刻,一度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与布尔什维克党发生了思想分歧。又是伟大的列宁,在日理万机的繁忙的革命事务中,多方帮助高尔基,劝导他必须“彻底改换环境,改换接触的人”,到工农群众中去“遍观建设新生活的情况”。思想政治上的错误不能不影响作家的创作,加之健康情况不好,在革命后近十年的时间里,高尔基写作较少,除关于列宁和一些作家的回忆录外,只写了《我的大学》(1924)和《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等几部作品。

1922年,高尔基遵照列宁的忠告,到国外养病。1928年,病愈回国后,他严格按照列宁生前的教导,一方面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方面深入工农兵。1928和1929年,高尔基曾两次长途旅行,从农村、学校到工厂、工地,几乎走遍

了整个苏联。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景象，层出不穷的新人新事，激发了高尔基新的创作热情。高尔基从1928年至1936年短短的八年中，不仅完成了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特写《苏联游记》、《英雄的故事》以及一系列的重要剧本，而且还写出了上百万字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花了近十年的心血凝成的四卷长篇史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端个人主义者克里姆·萨姆金从小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一言一行都要显示出自己有独到的见解，有特殊的思想。从学校出来后，他要“为自己寻找生活中最独立的位置”。从表面上看，他没有一定的生活目的，随波逐流，有时甚至还与革命者有些来往，然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却彻底撕下了他的假面具，现出了他的反革命的实质。对一月九日的流血惨案他得出的结论是：“革命是必要的，为了消灭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工人武装起义的日子里，他的感觉是：唯有沙皇镇压工人的炮声，才是一种安慰的音乐。作品没有写完，按照高尔基的草稿计划，小说将以萨姆金的死亡和列宁回到彼得堡，在“社会主

义革命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是高尔基全部创作生活的总结。他以其既是艺术家又是历史学家的如椽巨笔，活生生地再现了俄国革命前40年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小说虽然主要描写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变化的道路，但贯穿于整个作品的主线却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日益强大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成长发展，显示了资本主义日薄西山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艺术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特别是在晚年，他的社会政治活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他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团结国际国内的文艺队伍，组织苏联作家协会并亲自主持召开了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和工农通讯员，编辑出版各种报刊、丛书、传记等等。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高尔基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高尔基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和论著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列宁说，高尔基不仅给俄国而且给全世界工人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益处”。高尔基是我国人民热爱和尊敬的作家。他的作品在本世纪初（1907）就开始介绍到中国来。现在

高尔基的绝大部分作品和文章都已有中译本。他的作品在中国影响很大，一直是鼓舞我们斗争的武器。正如鲁迅指出的，我国人民从高尔基的作品中“感受了反抗”，“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鲁迅对高尔基的崇高赞誉，表达了全中国人民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尊敬和爱戴。

1978年

列宁与高尔基

高尔基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塑造了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从而为无产阶级文学奠定了基础的伟大作家。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高尔基是革命导师列宁的亲密朋友和战友。列宁对高尔基及其创作了解得最深、最细，对高尔基的评价正确而又全面，同时对高尔基的错误的批评也非常严肃、认真。列宁对待高尔基的态度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待革命文艺

